學蔀通辨

學蔀通辨續編叙

或曰子所辨學蔀前後二編其於陸學明矣乃復有續編之作者何曰著陸學淵源之自也夫象山之學非無所因襲而超然獨見也皆前人已有此規摹象山因竊取而增飾之翻騰而誇炫之爾張子曰自佛說熾傳中國儒者為所引取淪胥指為大道英才間氣寘然被驅程子謂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人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誦斯言也前代風俗學術規摹可想矣象山固英才高明之士安得不為所引取深陷指為大道而淵源之邪是故觀於上卷所載䢖

磨慧能宗杲常總諸人之規摹而棄佛粗迹而脫畧經典而專一求心而借儒飾佛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觀於中卷所載李習之蘇子由張子韶呂氏諸人之規摹而譏迹取心而援儒入佛而陽儒陰佛而陽離陰合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下卷所載近日王陽明諸人不過又因象山而規摹之而淵源之耳朱子謂今人不曉禪所以被他說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此編為卷僅三而上下古今千餘年禪部規摹源委畧備君子一展卷閒而上下古今千餘年禪部昭然指掌矣嗚呼斯固窮理辨惑究本窮

源之不可已與東莞清瀾居士陳建叙

學蔀通辨續編卷上

此卷所載著佛學變為禪學所以近理亂

高明之士文飾欺誑為害吾道之深也

朱子曰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緩絃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緩急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到後來又翻得許多禪

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

佛入中國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老莊之說來鋪張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被他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竪說如是張皇沒柰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

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黙然端坐遂心靜見理此說一行

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

佛氏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 並朱子語類

按此數條著佛學變為禪學之始而實肇陸學之端矣蓋浮屠釋迦以來止謂之佛自達磨入中國而後禪學興佛之為言覺也禪之為言靜也由靜

而後至于覺也其實只是作弄精神一言而盡異學之綱要矣

文獻通考晁氏曰佛書自漢明帝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律曰論謂之三藏傳于世盛矣厥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爲祖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往往成書由是禪學興焉

神僧傳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梁武帝普通初泛海至廣州武帝迎至金陵親問曰朕即位以

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渡江趨魏境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愚按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此八字形容佛性之體段開萬世禪學之源

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

磨葦最爲桀黠見此間隙以爲無人遂入中國面
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拱手歸降
不能出他圈套愚按近世陸學一派尤拱手歸降
誠不能出他圈套矣
朱子曰佛學自前也只是外面麤說到梁達磨方
說那心性然士大夫未甚理會做工夫及唐中宗時
有六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
夫才有向裏者無不歸他去　又曰佛學當初只是
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朱子語類）
六祖大鑒禪師盧慧能也禪家以達磨入中國爲

初祖六傳而爲慧能故稱六祖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正六祖教人存養之工夫悟道識心之要訣也

傳燈録僧神秀書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慧能於秀偈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因此傳法於能愚謂慧能說得高妙如此爲得不陷溺高明

又按傳燈録五祖曰會中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

人方傳得衣鉢夫不會佛法而專說心性說存養
說悟道彌近理而大亂真固如此矣
朱子曰汪端明少從學於焦援先生汪既達時從宗
杲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
杲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
不契而歸
杲老所喜皆是麤疏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
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便被他薄　並朱子語類
諸人皆從宗杲學禪者也杲所舉寂然不動正當
教子韶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者也杲嘗答曾

天游侍郎書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過惡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

愚按宗杲不信看經念佛而惟急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且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是蓋訶佛罵祖之機轉爲改頭換面之教矣

按禪學興於達磨盛於慧能極於宗杲其傳心之要則達磨不信因果而說淨智妙圓直指人心慧能不會佛法而說本來面目教人存養宗杲不信

看經念佛而務無事省緣靜坐體究近世一種闢
佛粗迹而專說養神明心者其範圍不出此矣
傳燈錄古靈行脚回叅受業師見師窻下看經有
蜂子投窻求出靈曰世界如許闊不肯出鑽他故
紙按古靈譏僧看經即與宗杲同即與達磨以三
藏皆筌蹄同陸學糟粕註脚經書其機軸源此
宋僧常總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
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箇甚
士人無以對河東侯希聖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
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吾儒為不成說話既曰默

識與無入而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朱子中庸或問曰侯氏所辨常總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指意乖剌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愚謂宗杲舉似焦援皮陸學所引儒書皆是此弊

崇正辨曰理有至真以似而亂之則可惡矣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楊墨恐其亂仁義也惡佛老恐其亂性理也姦僧猾釋欲主張其說恐不能勝又竊取儒書近似之說以旁同之使愚夫懦士怵惑不能自解可不戒而遠之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閃閃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世間惑人之物不特尤物爲然一言一語可取亦是惑人况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

因舉佛氏之學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地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

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並朱子語類

佛氏說得高妙如此如何不陷溺高明

朱子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處句句與自家箇同但不可將來比方煞誤人事

或論中庸平常之義舉釋子偈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極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故某於中庸序着語云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須是看得他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並朱子語類

按彌近理而大亂真一語非朱子見得親切不敢如此道近世惟二程子所見與同并摘録其言于卷

朱子答吳斗南書云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　朱子文集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程氏遺書

或曰佛氏與吾儒相似處甚詳可得聞乎曰嘗聞

之矣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與吾儒道不可須史離相似也不解即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與吾儒聖賢無心外之學相似也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與吾儒天然自有之中相似也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與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相似也青青翠竹莫匪真如總總黃花無非般若與吾儒鳶飛魚躍相似也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與吾儒月映萬川之喻相似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與吾儒無極而太極相似也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與吾儒明明德相似

也主人翁惺惺與吾儒求放心相似也棄卻甜桃樹沿山摘醋梨與吾儒舍梧檟而養樲棘相似也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與吾儒切實工夫相似也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與吾儒日新工夫相似也佛氏說得甚相似如此非至明誰不惑之嗚呼伊川所答謝顯道之言朱子所述明道之語學者誠不可不熟察而深省矣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問所謂知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處否曰然

佛家所謂作用是性雖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快活便是他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

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問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並朱子語類

草木子曰自釋迦拈青蓮花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磨說出能作用卽是佛性自此禪宗

皆祖此又曰禪宗一達此旨便以爲了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義理所以疎通者歸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問佛氏說性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朱子曰如此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佛氏之說是有物無則了

佛氏原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只

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龎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喚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他便是只認得這箇把來作弄並朱子語類

此三條辨佛氏論性之非極爲明白柰何近世講學之士猶或嗤其失拾朱子所棄以自珍者

按象山與曾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巳易說謂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鼻能嗅所以能噬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足能步趨心能思慮所以能運用步趨思慮者何物又慈湖訓語云吾目視耳聽鼻嗅口甞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按象山師弟分明佛氏作用之旨

傳習錄王陽明謂門人曰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底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

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按陽明此言發明佛氏作用之旨尤明其爲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尤明

陳北溪字義云今世有種杜撰等人愛高談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聖人之言都不成模樣據此意其實不過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此等邪說向來已爲孟子掃却今又再拈起來作至珍至寶說只認得箇精神魂魄而不知

有箇當然之理只看得箇模糊影子而未嘗有的
確定見枉誤了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欲混
雜之區為可痛嗚呼讀北溪此言不能不令人動
杜牧之後人而復哀後人之感也
朱子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做
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
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
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 朱子語類
按宗杲答曾侍郎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
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

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蹋着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一點不得雖着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

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愚按此說
正是他妙處雖這知覺運動不得正是被他作弄
得來精矣
按達磨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慧能說本來無一
物宗杲說真空妙智此空門授受正法眼藏
或曰佛氏以空爲性又以作用爲性夫作用則有
物而非空矣不自納鑿乎曰此體用之說也真空
者性之體也作用者性之用也體用一原也故佛
氏謂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又謂即此識情便
是真空妙智明體用一原也釋神會顯宗記謂湛

然常寂應用無方用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
卽是真空空而不無卽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
真空卽清淨涅槃其言尤作弄得來精與中庸大
本達道之說相似矣
朱子曰佛氏只是弄精神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
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
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
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他言天
地萬物萬事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
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着一物不

得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並朱子語類

居業録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爲超脫輪廻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眞空這道理只有這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朱子曰釋氏合下見得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

脫盡去了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只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 並朱子語類

此儒釋不同頭腦處

問惡外物如何伊川程子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要屛事不問這事是合有合無

又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 程氏遺書

朱子曰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卽如如佛然後來往自由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朱子語類

釋氏不分是非善惡皆欲掃盡一歸空寂所以害道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滅絕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為害之深者朱子

語類

居業錄曰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已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凡所動作任意為之以為此師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其猖狂自恣者以此援此言禪學絕滅義理之故明矣

問釋氏理障之說伊川程子曰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巳與理爲二　又曰書豈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程氏遺書

聖人本天天即理也釋氏本心心即精神知覺也

儒釋之辨非程朱大儒安能剖判明白如此

朱子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

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知其謬矣朱子文集

觀此則楊慈湖反觀之說之謬可知

朱子釋氏論曰其徒蓋有實能恍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骸而死生之變不足以動之者此又何耶曰是其心之用既不交於外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專而切其機危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於莊周承蜩削鐻之餘論而又

而巧密焉耳然昧於天理而特爲是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君子之門哉朱子文集

承蜩削鐻見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吾處身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

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其巧專而外滑消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朱子曰禪只是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纔悟後便作得偈頌

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

如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朱子語類

禪學工夫只是要箇專一無多術也

朱子曰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朱子語類

朱子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苦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据地手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惟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朱子語集

寸鐵之說言要一也捕鼠之說言專一也朱子講學多借用禪語以警學者觀語類騎驢覓驢斟桃醋梨等語尤可見朱子借用禪語以勉進吾儒猶象山借用儒書以彌縫佛學意頗相類皆借彼明此之意也傳燈錄曰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此語亦有見識愚為之轉語曰吾儒說禪說禪說亦是儒禪家說儒說儒說亦是禪識此可與論朱陸矣

朱子答吳斗南書云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

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邪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别爲一物矣並朱子文集

宗杲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即是悟處此即心思路絕天理盡見之謂近福州烏石巖有僧書一偈末云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真即是此意六用出楞嚴經耳眼鼻舌

身意六根之用也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為佛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深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知實踐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

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illegible]朱[illegible]子文

胡敬齋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又曰禪家在空虛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愚謂敬齋直道禪家所見爲假物非真極是據是自朱子沒後無人見得如此端的直截

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老所見畧同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性命之理不必着意思想但每事尋得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又曰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罩占此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 朱子文集

按陸學以鑑象之見爲見道爲知仁正是將儱侗恍惚底影象來罩占此真實地位也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

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 朱子文集

所論兩截近世禪陸通病

問儒釋朱子曰據他說道明得心又不曾得心爲之用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爲之用 又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好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

禪與行不相應耳　朱子語類

此語亦是說禪學兩截之病觀陸學正然朱子嘗謂楊敬仲簡淡誠慤自可敬愛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可見其自是資質好非禪之力又謂子靜常有悟後來更顛倒錯亂正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

因論傳燈錄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明道程子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稽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

明道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

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者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可矣奚必佛

伊川程子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必能窮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何如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並程氏遺書

按近世於佛學皆是取其心取其道而不取其迹

分爲兩截非二程子是非何由折衷

朱子曰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着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麤暴　又曰釋迦佛初間入山修行他也只是厭惡世諦爲一身之計觀他修行大故用功夫有後來許多禪底說話後來相傳一向說開了朱子語類

西山眞氏曰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求所謂禪者

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槩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造如來地位也愚按佛學猶以脫畧經教趨禪爲非吾儒豈可糟粕六經趨禪弗察

朱子曰釋氏書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日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

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列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贓 並朱子語類

愚謂唐以前中華文士攘竊莊列以文其說佐其高至宋則攘竊孔孟以文其說佐其高矣嗚呼竊莊列以文佛釋以異端而佐異端猶可言也竊孔

孟以文佛釋遂以夷狄之教而亂吾中國聖賢之學不可言也迦葉釋迦弟子阿難又迦葉弟子也

朱子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　又曰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朱子語類

此尤捉着正贓

朱子釋氏論曰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

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
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
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
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
亦出於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
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其後傳之旣
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
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而陰佐之而盡諱
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眞若出乎道

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 朱子文集

何叔京曰浮屠出於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儺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愚按前世士大夫好奇嗜怪以莊列助禪而文飾之人已大惑況後世士大夫又以儒書助禪而文飾益甚焉夫安得不爲深惑

明道程子曰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離赦

不原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及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程氏遺書

朱子曰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朱子語類

胡敬齋亦曰學釋老者多詐今觀象山篁墩陽明一派欺詐尤驗奈何近世都被他謾古今同慨

朱子讀大紀曰釋氏始終本末亦無足言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廻之說而自謂可以不

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然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有一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嗚呼惜哉朱子文集

此言佛氏之所以盛由其說能舉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溺之也考張子之言尤足徵併著卷末

橫渠張子曰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

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
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
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
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
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
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
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
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也哉
横渠之言如此可謂深切著明矣
通按此卷所載雖雜引諸書然亦有節次統紀首

論禪學興盛來歷次論禪學高妙近似次論釋氏作用是性次論釋氏歸空次論釋氏掃除事理而專說心次論釋氏工夫專一次論釋氏所見影象恍惚非真次論釋氏兩截次論釋氏後來變換增加文飾欺誑末總論釋氏惑害之深大綱凡十節而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則讀者當自得之矣

學蔀通辨續編卷上

學蔀通辨續編卷中

此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溺於老佛

陷溺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朱子曰楊雄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　又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是也至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陶淵明古之逸民所說者莊老　並朱子語類

按自孔孟沒漢晉學者皆宗老莊唐宋則宗禪佛

然皆不外養神一路也鶴林玉露記陶淵明神釋形影詩云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愚按自漢以來聖學不明士之所謂知道者知此而已陸子嘗謂陶淵明有志於吾道正指此也

問唐時莫是李翺最識道理否朱子曰也只是從佛

中來曰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粗迹至說道理却類佛朱子語類

李翺字習之從韓退之遊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大要以滅情爲言此說道理正類佛也

朱子曰李翺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自知朱子語類

按釋氏謂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又云但能莫存

知見泯絕外縁離一切心即汝真性此滅情復性
禪宗要旨也象山云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又
云心不可泊一事須要一切蕩滌剝落淨盡即同
此滅情之旨
困知記云李習之雖嘗闢佛然復性書之言陷於
佛氏之說而不自知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
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耶
傳燈録李翺爲朗州刺史嘗問藥山禪師如何是
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翺作偈云鍊得身形似鶴
形千松株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

水在瓶

問韓文公與太顛書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朱子曰眞箇是崇信是他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如云所示廣大深逈非造次可喻不知太顛與他說箇甚麼恁地傾心信向又曰退之亦多交僧如靈師惠師之徒 朱子語類

按韓退之雖闢佛而交僧晚年乃爲太顛所動傾心信向周元公云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何與原道之言背馳耶雖然退之一 李習之也原道闢佛亦只是闢其粗迹也按柳子厚送僧

浩初序謂韓退之病余嗜浮圖言罪余不斥浮圖余謂浮圖之言往往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病者其迹也雖余亦不樂也

愚謂文學如二三子一代宗工然皆只知病佛粗迹而不免爲其微言所惑他尚何望

朱子曰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語又曰游定夫以克己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本游氏全用佛語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只以存想言克復則與天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又曰若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

坐定存想半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朱子語類）

按游定夫言克己與四勿無干涉正與象山同詹阜民安坐瞑目操存半月忽覺此心澄瑩自以爲仁而象山許之卽存想歸仁之證也

伊洛淵源録載呂氏雜志云程先生謂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游定夫後更爲禪學從諸禪老遊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其溺於異學如此

朱子曰呂與叔未發之說尤可疑如引屢空而曰由
空而後見乎中其不陷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
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乎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
屢言之而病愈甚蓋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
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
矣又何中之可得乎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
無所不差矣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信哉楊氏所
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
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
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大

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 中庸或問

按語類朱子謂陸子静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中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正與此相發按中庸或問辨程門諸子滛於老佛之失甚詳今姑録此餘不盡也

又按語類僧常總龜山鄉人住廬山東林龜山嘗往見之問孟子道性善之說其言之雜佛有自來矣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飽

飽之類推而至酬酢佑神亦只此耳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耳實未嘗到此地位也 朱子文集

朱子曰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

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 朱子語類

謝上蔡以知覺言仁猶佛氏以知覺言性其失一也精神之說尤陷釋氏與象山吾心宇宙之說正

同

事文類聚云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宋豐稷對神宗曰佛者覺也覺則無所不了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陳白沙曰人惟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皆是說得覺字太重也

朱子曰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

因論上蔡語錄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譖儒佛本同而所以不同者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 並朱子語錄

佛氏雖程門高弟亦看不破其惑人至此

朱子答吳公濟書云來書云儒釋之說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兩木同是一種之根無緣郤生兩種之實朱子文集

此論簡要直截片言折獄矣

朱子曰正獻為溫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朱子語類

正獻呂申公公著也宋名臣言行錄云申公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溫公博學有志行而獨不喜佛申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為方外人也按申公之

意亦是取上一截

朱子答林擇之書云呂公家傳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肯戾之甚哉。朱子文集

呂氏家傳云原明公自少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顒遊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淺深而融通之然後見佛之道與聖人合按原明中公之子希哲也

朱子答呂東萊書云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以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由佛老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 朱子文集

汲公呂大防也

朱子曰華嚴合論其言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

理會這箇是有甚麼好處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他引去了　又曰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朱子語類

了翁金剛經說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此經要處只九箇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即此字也了翁之意亦是見得佛與聖人合也

朱子辨蘇子由老子解云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以語此者而其兄

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 朱子文集

蘇子由注老子其後序曰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觀此則蘇氏彌縫之外可知矣

按文獻通考宋仁宗時僧契嵩以世儒多詆釋氏之道乃著輔教編五卷廣引經籍以證三家一致

輔相其教焉蘇子由所見正與契嵩合崇正辨曰

爲佛之徒者所以擁護其道無所不至衣冠淺士

乃一聞佛說則傾意從之甘心於僧役而不悔豈

非名教之罪人哉

朱子雜學辨張子韶中庸解云不見形象而天地自

章不動聲色而天地自變毋拱無爲而天地自成天

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皆在於我天地

又自此而造化之妙矣朱子辨之謂此語險怪不通

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是子孫反能孕育父祖凡

此好大不根之言蓋原於釋氏心法起滅天地之意

朱子文集

按蘇子由謂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云云正同此心法起滅天地之意又按朱子雜學辨蘇張溺佛之失甚詳今亦不能盡錄姑摘記緊要一二于此

朱子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為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

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朱子文集

昔人謂西晉亂亡之禍起於夕陽亭荀勗教賈充之一語愚謂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于宗杲教張公之一語矣然荀勗一語止禍一代宗杲一語遺禍無窮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爲所汨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爲所蔀惑不知其禍何時而已嗚呼酷哉

按宗杲爲人權數陰謀秘計大類呂不韋不韋陰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而秦人不覺宗杲陰以其學

易吾儒之學而後世亦鮮知之始皇旣立名號猶
襲嬴秦而血脉骨髓則已移于呂無垢象山繼作
名號不殊於孔孟而血脉骨髓則已移于禪嗚呼
六國并兵合力以攻秦不能得秦人之寸尺而不
韋奪其國於几席談笑之間昌黎伊洛終身闢佛
曾不能少殺其勢宗杲乃從容一語而遺吾道無
窮之禍二人者其古今之大盜與
通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然汴宋以前蘇子由諸
人明以儒佛爲同南渡以後張子韶輩始陽儒而
陰佛以儒佛爲同其好佛也直陽儒而陰佛其好

佛也論此世道升降之幾所關非細故也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閱歷古今世變同一令人增慨

朱子答石子重書云此道寂寥近來又為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版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為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 朱子文集

朱子惓惓為後人指出邪徑而近日學者乃有故

蹈邪徑而反詆朱子者其是非識見何相遼乃爾

朱子雜學辨曰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為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顢頇爾愚謂以悟為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以為致知格物之事又云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為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顧謂伊川顢頇豈不悮哉 朱子文集

呂氏即呂居仁亦嘗參禪宗杲杲以無事省緣靜

坐體究爲教故呂氏有此見解其去文字屏事尚悟詆伊川全與象山同見解象山曰格物者格此者也陽明曰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皆與呂氏同見解顢頇出佛書云儱侗真如顢頇佛性

朱子辨呂氏大學解云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爲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爲心害而莠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朱子答陳明仲書云此文每以呂申公爲準則比觀

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可
爲難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爲
依違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
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朱子文集
汪文郎汪聖錫尚書也名應辰二書所言陽離陰
合左右采獲依違中立出入支離之弊一種學術
皆　皆字在一字上
朱子曰某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
以文定之學爲論治則可而道未至屏山少年能爲
舉子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

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

先亡藉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或問屏山十論朱子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謄出

來說許多話爾 朱子語類

屏山劉子翬藉溪胡憲皆朱子少時師也朱子初

年學禪亦以二人之故聖傳十論見屏山文集翻

謄二字切中世學之病象山陽明講學皆是翻謄

出來

朱子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

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

旁蹊就以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未免走作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其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固已竊發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朱子文集

此書說透伯諫心髓說透近世一派雜學心髓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釋氏之學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為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

思終有間隔礙阻　朱子文集

與前書遷就走作等語相發

朱子曰學佛者常云儒佛一同其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不是我底是了　朱子語類

此語說得直截痛快尤可施於近世之欲同朱陸者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

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引而附之於巳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朱子文集

此書說世學之病亦痛切

朱子答汪太初書云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嘗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

爲極致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鑠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並朱子文集

無極之眞儒也谷神不死老也無位眞人佛也此即以老佛之似亂吾儒之眞也一物卽鏡象之見也

朱子答李周翰書云示喻縷縷備見本末但原說之辨髣髴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瞿聃之意耳朱子

文集

瞿聃瞿曇老聃也當時講學之弊類如此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伊川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 程氏遺書

朱子曰信州龔安國聞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論學惟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

朱子曰禪學只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奚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並朱子語類

按前人於孔佛猶有支離直截之論則夫近世之以支離直截論朱陸者即前人之餘涎耳蘇子由謂後世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呂汲公謂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皆同此意崇正辨曰聖人之道不可躐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故儒生以吾聖人爲迂以彼釋氏爲徑今以登十三級浮屠明之不可躐等者猶自最下用足歷級升而上也一超直入者猶自平地不用足歷忽飛而至也此實而彼虛實難而虛易士大夫樂於無稽超勝之說以爲

孔子所不到孟子所不知而實無所得使世習日以淪胥莫可救也愚按前世溺禪者必詆聖人近世溺禪者必詆朱子孔聖猶不免譏詆朱固無足怪矣

朱子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謂自家這裡工夫有欠缺處柰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而禪者之說則自以為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 朱子語類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合論然世之君子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

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
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
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旣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
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
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
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
也至於蘇氏其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
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
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此其亂人
心妨道術主名教者不得恝然而無言也狂妄僭率

極言至此憙之愚昧么麽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决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朱子文集

此書尤切中世學之病所稱蘇氏之病象山陽明正同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今由此編觀之朱子真可謂快說禪病矣李果齋謂析世學之謬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破其隱微摧陷廓清之功非近代諸儒所能彷彿其萬一究觀此編然後知斯言之非阿所好矣葢朱子未出以前佛學盛行雖經傳太史韓文公二程張子之辨而不息直至朱

子出而後邪說退伏不敢與吾儒爭衡而後學者曉然知佛學心迹本末之皆邪而儒佛異同之辨息而後一切雜學以佛旨釋儒書者不得以惑後學之耳目而後士大夫無復㕘禪於叢林問道於釋子幷爲僧役而不耻者矣是朱子未出以前一禪佛世界朱子出而後復吾儒世界也魏鶴山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不寃辨至此夫豈知斯言之不我欺

通按近世溺佛之弊有以佛氏勝於周孔者有以佛氏與聖人同者有以儒佛本同末異者有陽儒

而陰佛者是數說者實以漸而變以佛氏為高妙徑捷勝於周孔者其陷溺病根也以為與聖人同者少變其說以誘人也以為本同末異者其說之又變也至於陽儒陰佛則其變之極而為術益精為說彌巧也嗚呼君子觀於此編亦可以少窮禪蔀之變態矣

明道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人堯舜之道天下之道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伊川程子曰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無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又曰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景仁與君實耳 並程氏遺書

按當時舉天下高才明智醉夢於邪說而足音跫谷僅張邵范馬四君子焉耳蓋佛學惑人之害於

此極矣

明道程子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談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只是崇設象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智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亦係時之隆汚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為害却是閑言語又豈若今日之害道 程氏遺書

按此言則知異端之害不獨繫聖道之明晦尤關

繫世道之盛衰嗚呼清談盛而晉室衰五胡亂華矣禪談盛而宋室不競女真入據中國矣二代之禍如出一轍然後知程子之憂深而慮切矣豈非後世之永鑒乎

愚嘗因此而通究之達磨以前中國文士皆假莊列以文飾佛學達磨慧能而後中國文士則假儒書以文飾佛學矣假莊列以飾佛者假儒書以飾佛之漸假儒書以飾佛者則陽儒陰佛之漸也是後世佛學所以日益高妙惑人者皆中國之人相助爲惑之罪也不然則以四十二章等經之侏倆

鄙俚傳燈一録之誕幻無稽何能惑人至此之甚哉故何叔京曰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斯言深燭其弊矣水心葉適氏曰佛學至慧能自爲宗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今夫儒者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衚狄技絶之易耳不幸以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儒者知不能知力不能救也蕩佚縱恣終於不返是不足爲大感與愚按假莊列假儒書陽儒陰佛三者皆是以

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譸張爲幻也問之則曰吾學心學也吾之學非虛空而寂滅也世衰道微程朱世不常出儒者知不能知力不能救坐視其蕩佚縱恣猖狂呌呶而不返也愚故集程朱遺論著爲此編以俟後之君子

學蔀通辨續編卷中

學蔀通辨續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類淵源於老佛其失尤深而尤顯也

王陽明答人書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始有不同耳

王陽明答人書云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

渠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姸者姸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姸者姸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問佛氏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

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陽明先生答曰戒懼克治卽是常提不放之功卽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

此三條謂佛氏與聖人同下三條謂仙家與聖人同陽明學術根源骨髓盡在此矣朱子嘗論陸氏謂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使朱子而今生也當以陽明爲何如

傳習録問仙家元氣元精元神陽明先生曰只是一

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王陽明答人書云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

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謂三關七返九還之喻尚有無窮可疑也

王陽明答人書云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按陽明良知之學本於佛氏之本來面目而合於仙家之元精元氣元神據陽明所自言亦已明矣不待他人之辨矣奈何猶强稱爲聖學妄合於儒書以惑人哉程氏遺書曰神住則氣住是浮屠入定之法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朱子雜學辨謂

蘇子由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愚謂陽明良知之說其為雜為舛孰甚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為真聖學尊信傳授而隨聲以詆朱子者亦獨何哉

陽明謂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愚按良知之說歸於養生三住無往非自私自利也陽明柰何責人而忘已同浴而譏裸裎邪使佛氏反脣相稽陽明其將何辭以對

傳習錄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

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陽明先生曰所論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是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按陽明講學通仙佛儒上下而兼包之謂為聖人中正一貫之道誠然矣昔朱子辨呂舍人謂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今陽明又廣為籠罩而併集仙佛儒三教之大成也誠雜矣

王陽明答人問神仙書云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達磨慧

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

陽明一生講學只是尊信達磨慧能只是欲合三教爲一無他伎倆謂類子至今未亡此語尤可駭豈即佛氏所謂形有死生真性常在者邪

王陽明答人問道詩云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覔神仙

傳燈録或問慧海禪師修道如何用功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一切人喫飯時不肯喫百種思量睡

時不肯睥千般計較考陽明講學一切宗祖傳燈
王陽明示諸生詩云爾身各各自天眞不用求人更
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
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
的爲君陳
王陽明送門人詩云簪笈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
爲酬又書太極巖詩云須知太極原無極始信心非
明鏡臺又無題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
汝安
心非明鏡心性何形本來無物等語皆本傳燈錄

慧能一偈也安心之說本於傳燈錄達磨示二祖也故紙之說本於傳燈錄古靈誚僧看經也皆已見前矣朱子嘗謂試取大慧語錄一觀則象山之來歷可見愚謂今學者試取傳燈錄一觀則陽明之來歷不容掩矣

按象山陽明雖皆禪然象山禪機深密工於遮掩以故學者極難識得他破若陽明則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端的爲君陳矣今畧與拈出其禪便自顯然矣近日乃有以陽明爲聖學而尊信之者又有以爲似禪流於禪而不察其爲達磨慧能正法眼

藏者區區皆所未喻

王陽明示門人詩云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陽明此詩說禪甚高妙首句卽說鑑象之悟也第二句心法起滅天地也後二句皆傳燈錄語也陽明於禪學卷舒運用熟矣朱子嘗謂陸子靜却成一部禪愚謂陽明亦成一部禪矣

王陽明雜詩云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羣闇又云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又云謾道六經皆註脚憑誰一語悟真機又云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

不在陳編

朱子嘗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又謂才說悟便不是學問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陽明柰何以爲至道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哉嘗記昔人作舉用有過官吏判語一聯云將嗑去之果核重上華筵吹已棄之燼灰再張虐燄陽明之講學亦當以此語判之

陽明撰山陰學記有曰聖人既沒而心學晦支離決裂歲盛月新間有畧知其謬而反本求源者則又鬨然指爲禪學而羣訾之駭以爲禪而仇視之

不自知其爲非不亦大可哀乎愚謂陽明旣明宗禪又諱人訾已爲禪隱其實而欲避其名以惑人何耶若陽明曾不自知其爲非可哀而顧以非人哀人何耶

王陽明作見齋說或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

謂之有則非無也非有非無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顔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眞見也已夫有無之間見而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愼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眞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陽明此說推援儒佛𨗳𨄔作弄高妙奇詭禪陸鏡象之見正是有無之間見而未嘗見之妙也朱子語類曰如今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又曰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底話近世方有此等議

論談玄說妙便如空中打箇觔斗大學或問曰今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吾儒之實學其亦誤矣三復斯言深中陽明之病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如湖南龜山之病皆先曾說過愚謂如近日陽明諸人之病朱子皆先曾說過朱子真快說禪病也哉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

至道之門莊子曰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按此言即陽明議論宗祖

傳習録問顔子没而聖人之學亡此言不能無疑陽明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顔子觀喟然一歎可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顔子没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此條卽同前意見齋一説皆是説道難語人也愚按聖賢言道不外人倫日用故曰達道曰道不遠

人曰道在邇曰道若大路固非所謂窈冥昏默何嘗曰道無可見道難語人也惟禪學識心鏡象之見然後窈冥恍惚見而不見難以語人陽明奈何亟援文王顏子妄爲印證其誣道誣聖誣學誣人不亦甚乎惜夫建生也晚不得與陽明同時鳴鼓對壘奉此編竊效箴規觀陽明何以爲復不有益于彼必有益于我

又按顏子沒而聖學亡陽明送湛甘泉文有此言也信斯言則曾思孟子皆不足以語聖學而陽明直繼孔顏之絕學矣傳習錄又謂堯舜猶萬鎰文

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七八千鎰信斯言則
文王孔子均未得爲至聖矣陽明之猖狂無忌憚
甚矣嗚呼陽明一生所尊信者達磨慧能而於孔
曾思孟皆有所不滿顏子非有喟然一歎類其禪
見亦不能免於陽明之疑矣朱子所謂是猶不敢
顯然背叛而其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固已竊
發一種心髓大抵皆然

王陽明送門人歸文或問儒與釋孰異乎陽明子曰
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
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

焉者是矣

陽明此說正朱子所謂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如前所陳皆其求是而學求心而安焉者也又按朱子語類云項平父嘗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遂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原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話便惑將去考陽明溺禪之弊無一不經朱子之闢真拾先賢所棄以自珍矣

又按陽明答人書云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求之於

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人不敢以爲非也愚惟求心一言正陽明學術病根自古衆言淆亂折諸聖未聞言之是非折諸心雖孔子之言不敢以爲是者也其陷於師心自用猖狂自恣甚矣夫自古聖賢皆主義理不任心故不曰義之與比惟義所在則曰以禮制心在正其心一毫任心師心無有也惟釋氏乃不說義理而只說心惟釋氏乃自謂了心照心應無所住以生其心而猖狂自恣嗚呼此儒釋之所以分而陽明之所以爲陽明與

王陽明月夜與諸生歌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

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按陽明學專說悟雖六經猶視爲糟粕影響故紙陳編而又何有於朱子陽明一生尊信達磨慧能雖孔曾思孟猶不免於疑而尚何有於朱子蓋儒釋之不相能猶氷炭之不相入朱子一生闢佛而陽明以爲至道欲率天下而趨之無惑乎牴牾朱子而亟加詆訾矣羅整菴謂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至哉斯言

或曰陽明嘗非朱子解格物而别釋大學古本矣其是非子亦嘗攷之耶曰嘗攷之矣陽明之訓格物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而必盡乎天理也此其訓與正心誠意淆複窒礙乖經意矣又傳習録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言則是先致知而後格物益顛倒舛戾之甚矣陽明乃以此議朱子寧不顔汗原其失由於認本來面目之説爲良知援

儒入佛所以致此朱子嘗謂釋氏之説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羅整菴亦云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畧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説和合爲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陽明正是此病

或曰陽明講學每謂知行合一行而後知深譏程朱先知後行之説如何曰陽明莫非禪也聖賢無此教也聖賢經書如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曰知

蚤至之曰知及仁守博文約禮知天事天之類未易更僕數而中庸哀公問政章言知行尤詳何嘗有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也惟禪宗之教然後存養在先頓悟在後求心在先見性在後磨鍊精神在先鏡中萬象在後故曰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真此陽明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之所從出也大抵陽明翻騰作弄橫說竪說誑嚇衆生無一字不源於佛

或曰近世為此說者夷攷其行而尤多不掩焉何邪曰此有數說朱子已備言之矣謂只守此心而

理未窮致有錯認人欲爲天理謂不察氣稟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此一說也又曰禪是佛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只將許多機鋒來作弄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此又一說也又曰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刻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此又一說也觀此數說

其故可知矣故朱子謂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又謂其修己治人之際與聖賢之學大不相似嗚呼象山且然而况瞠乎其後者

程篁墩文集有對佛問一篇論辨數千言謂佛爲賢知之流使生與孔子同時當爲孔子所與謂佛教爲其流之弊同于夷惠之隘不恭謂梁武亡國非好佛之罪謂佛徒奉佛像守佛法爲吾儒忠孝之倫謂盜賊呼佛免罪爲聖人大敗過謂建齋救度爲周官小祝禱禳謂佛骨佛牙天堂地獄閻羅

夜叉之說皆爲非誕謂佛教歸于爲善而謂儒者
斥其徒爲不仁闢其妄爲不智愚按篁墩素志佞
佛故作此編惓惓曲爲辨解推此而道一編之作
又何足多怪邪昔人稱吾儒左右異端者爲作法
門外護爲張皇佛氏之勢若陽明良知之說篁墩
佛問之對真所謂作法門外護以張皇佛氏之勢
哉
篁墩對佛問設爲問答凡十餘節今舉一節以見
其謬餘不足盡辨也或曰先正嘗病學佛者之髡
也緇也奉佛之居太麗也以爲勿髡勿緇而廬其

唐則其教可漸廢也曰此非予之所知也古有三年無改于父道者孔子以爲孝爲楚因南冠而不易者君子以爲忠父肯堂子肯構者見稱于先王之世佛之去今千餘年矣爲其徒者奉其師飾其居守其法而不變則其立法之嚴明與受教之堅定固世之所難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存其徒以厲吾人亦無所不可也按篁墩此對不以佛法爲非而以能奉佛爲美正與象山贈僧允懷同意至引儒書忠孝之道以掩飾無父無君誣淫邪遁之教尤爲非倫篁墩學識乖謬大率類此

昔冀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冀絳爲傳法沙門呂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二事相類

陳白沙詩云元神誠有宅灝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囿乎迹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玆自餘安足論又曰人惟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何暇銖軒冕而塵金玉邪愚按白沙神氣之說溺於老氏之谷神不死也無盡

甚說溺於佛氏之法身常住形雖死而神不滅也
視陽明無二轍世抑豈知吾儒正理夭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而已更無許多貪想佛祖戒貪嗔癡近
世爲此說者墮落貪嗔癡窠白矣
近日陽明門人有著圖書質疑附錄專詆朱子專
主養神至謂神爲聖人之本而引易孟子說神處
以證者愚按神字有三義有鬼神造化之神有在
人精神之神有泛言神妙之神如易說神以知來
以神道設教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
皆是說鬼神造化之神孟子說所存者神聖而不

可知之神此是說神妙之神易說至精至神精義
入神亦只是說神妙皆非指人心之精神也未聞
以神為聖人之本也惟莊列之流然後說神全者
聖人之道說心之精神是謂聖其所指與易孟子
自殊何得混淆推援借儒飾佛
胡文定論達磨謂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
圈套愚謂達磨之說不獨當時之人拱手歸降不
能出他圈套由唐及宋以來談道之士者拱手歸
降不能出他圈套象山陽明一派尤拱手歸降不
能出他圈套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

遡韓子曰今世舉夷狄之教而加之先王之教之
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嗚呼奈何使世道變於
夷胥爲夷而恬不之覺也
愚嘗因此而深有感於夷狄亂華之禍之烈也五
胡雲擾金元迭興固以夷亂華也達磨西來慧能
嗣法亦以夷亂華也胡元之禍至於舉中國之人
而臣服之禪佛之禍至於舉天下之士而拱手歸
降之胡元之禍以異類而干吾中國帝王之統禪
佛之禍以異學而亂吾中國聖賢之學胡元之禍
人莫不知其爲亂華禪佛之禍非惟不知其爲亂

華而且尊信以爲聖學胡元之禍禍人之身禪佛之禍禍人之心胡元之禍我
聖祖起而驅逐廓清之而左衽之患息禪佛之禍雖以程朱之深距痛闢昌言顯排而其流害猶未已焉是何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人心之蔽溺難解耶
嗚呼安得大聖人復作行韓子火書廬居之策一掃明心見性之虛談使中國無復佛學亂華之禍豈非世道一大快哉

學蔀通辨續編卷下　終